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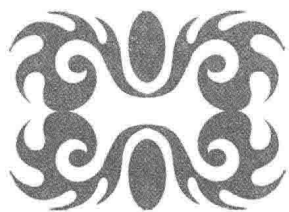
活地獄
中國現在記



李伯元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活 地 狱

李伯元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清)李伯元著.--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6.6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8580-1

I. ①活…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小说集—中
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6855号

活地狱 中国现在记

作 者 李伯元
责任编辑 陈颖杰 郭建廷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12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8580-1
定 价 25.00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活地獄
中國現在記



李伯元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澈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颖杰 郭建廷

藏
书
票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出版者说

清末，文学界三大革命运动之一的“小说界革命”，把原本处于社会文学结构边缘的小说一下子推到了中心地位，使历来被视为“小道”“闲书”，只流行于俗的小说变成了“有识者”即社会精英阶层用来唤醒民众、开启民智的工具和揭露丑恶、抨击时弊的武器。

在这样的潮流中，“谴责小说”逢社会变革之机、乘“小说界革命”之风、承“讽刺小说”之绪应运而生，异军突起。对于在“小说界革命”浪潮中对现实的批判力最强烈、对社会的影响力最巨大的“谴责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曾指出，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屡挫于外敌”，有识者奋起“呼维新与爱国”，“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抨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不难看出，“谴责小说”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与社会上救亡图存、改良图治的浪潮息息相关，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而干预现实的战斗姿态和批判现实的思想锋芒，就是它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次，“谴责小说”的多数作品所谴责、抨击的对象，不是个别的社会领域、社会现象及个别的贪腐人物，而是包括了整个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各个社会层面，其广泛性、尖锐性和深刻性是史无前例的；还有，“谴责小说”的作家多是有意识地以小说作为武器，对当时社会的罪恶和丑恶进行揭露、批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谴责小说”集中出现的约十年间，是我的，将小说的社会功

能和作家的社会责任

当然，晚清“谴责小说”存在着新旧交替时期倾向，许多“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芜枝蔓等缺点；还有至有头无尾，这些都想深度和艺术水准。

“谴责小说”的形记》《二十年目睹》和《孽海花》，“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曾将“四大谴责小说”和杰出的《外史》一起作为“讽刺小说”推出，此次我们又将响力的“谴责小说”几部作品的题材主丑恶和腐朽罪恶和社会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列”。虽非十分贴

《活地獄》一魄的案例中对旧社会的县官们对犯人实施的稿役、牢头、禁子、官之流的刻画，淋漓尽致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接近政权最底层的州县衙门，尤其是黑暗恐怖到极点的州县监狱及封建监狱制度的罪恶。

《活地獄》一书的作者是清末著名的谴责小说作家李宝嘉（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此书的写作，是他选择独特的视角，避开谴责小说往往聚焦的上层官场、官僚，而对接近社会和政治最底层的、堪称罪恶渊藪的州县衙门及人间地獄——监狱进行挖掘、揭露和批判，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关于封建社会监狱制度的珍贵的、有史料价值的作品，堪称独具慧眼、别开生面。

《中国现在记》是清末一部反映新旧交替过渡时代社会心态的小说，其内容一方面描写了以朱紫桂、施守球、俞成龙等为代表的顽固守旧的大臣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如丧考妣、向隅而泣却又无可奈何的阴暗、没落心理，另一方面揭露劳二瘸子、黄仲文等一些卑鄙龌龊的投机分子借维新之名招摇撞骗、沽名钓誉，乘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向人们揭示出没落的封建社会中政治僵尸们秋风败叶般的历史命运和腐朽王朝必然崩溃的下场。

《中国现在记》的作者是晚清著名作家李宝嘉（字伯元，号南亭亭长），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多部小说。



的，将小说的社会功发挥到极致的时期。责小说”不可避免地复杂甚至矛盾的思想“小说”作品存在着锋”，媚俗浅薄，杂些作品粗糙草率，甚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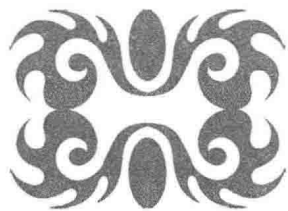
四部代表作《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文明小史》丛书”曾将“四大谴责小说”系列”几部较有代表性和影呈献给读者。由于这是对清末官场、官僚恶现象的“暴露”，

“谴责—暴露小说”切，却也差强人意。书通过十五个惊心动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州种种酷刑的描绘，和案、书办、捕快、差媒，乃至讼师、地保致地暴露和批判了封



目 次


活地獄	〇〇一
中國現在記	一六五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活地獄

李伯元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目 录

楔 子			〇〇五
第 一 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〇〇七
第 二 回	买牌票猾役斗词锋	押班房豪奴堕骗局	〇一一
第 三 回	入地狱家丁尝苦境	泄春光书办破奸谋	〇一七
第 四 回	分等级班房讲价钱	苦殴打犯人索规例	〇二一
第 五 回	王佃户贪眠受恶打	苟门政见色起邪心	〇二六
第 六 回	贞姬苦肉拒奸徒	媒婆甜言骗犯妇	〇三一
第 七 回	遭讼累姑媳含冤	喉反噬员外被逮	〇三五
第 八 回	销旧案钱可通神	接新官才长折狱	〇四〇
第 九 回	遇酷吏简缺变烦难	受严刑良民负冤屈	〇四三
第 十 回	血飞肉薄民不聊生	威逼刑驱官真有味	〇四六
第 十 一 回	施辣手毒比蝎蛇	造奇刑酷逾炮烙	〇五〇
第 十 二 回	盼佳期巧锡嘉名	轻民命迭施峻法	〇五三
第 十 三 回	见公差鸡犬受虚惊	送使费虎狼饱欲壑	〇五六
第 十 四 回	讲行情四人落饭店	做圈套一夜押班房	〇五九
第 十 五 回	挑淑女劣役竟坍台	探亲兄贞姬重入网	〇六三
第 十 六 回	见孽冤推情施小惠	做圈套同气起阴谋	〇六六
第 十 七 回	咬耳朵借傲淫徒	借尸身诬成冤狱	〇七一
第 十 八 回	受官刑悔为缠足妇	和重案全赖孔方兄	〇七四
第 十 九 回	惩谎告空填一条命	出心裁新造两般刑	〇七八
第 二 十 回	童子无辜因疑成狱	老翁何幸垂死庆生	〇八一
第 二 十 一 回	开寿筵撒手太无情	赠钱母有心恶取笑	〇八五
第 二 十 二 回	施诡计轻离亳州境	发毒疽惨死姑苏城	〇八八

- | | | | |
|-------|------------|------------|-----|
| 第二十三回 | 偷眼镜浪子习下流 | 染臂肉捕头教秘诀 | 〇九一 |
| 第二十四回 | 吃面条上板凳触目堪伤 | 顶贼案扳窝家良心休问 | 〇九四 |
| 第二十五回 | 逼孝敬徐老八吃苦 | 诬窝藏周子玉被拿 | 〇九八 |
| 第二十六回 | 钱可通神供词全假 | 灾生无妄狡计难防 | 一〇二 |
| 第二十七回 | 游园拖磨切口须知 | 发路安家非钱不应 | 一〇七 |
| 第二十八回 | 读批词上控总成空 | 入教会平反应有望 | 一〇九 |
| 第二十九回 | 争继嗣族弟放流言 | 许酬金讼师授秘诀 | 一一二 |
| 第三十回 | 剪羽翼故友远嫌 | 攻腹心老姬生事 | 一一六 |
| 第三十一回 | 算辜负三条妙计 | 急打点一纸呈词 | 一一九 |
| 第三十二回 |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 山穷水尽故伙输忠 | 一二三 |
| 第三十三回 | 闹除夕烈焰冲天 | 入地狱奇寒彻骨 | 一二七 |
| 第三十四回 | 少年赌钱深入圈套 | 无赖服毒大起波澜 | 一三〇 |
| 第三十五回 | 大令养痍幕友缄口 | 匪徒雪恨乡董毁家 | 一三三 |
| 第三十六回 | 排单五百里蓦地通风 | 私橐九千金居然了事 | 一三六 |
| 第三十七回 | 办招摇借端明宿案 | 怨顶撞判定坐长监 | 一四一 |
| 第三十八回 | 强盗为官审劫案 | 捕头受杖逼诬良 | 一四四 |
| 第三十九回 | 追赃款冤囚定罪 | 认窝家店主逃生 | 一四八 |
| 第四十回 | 制出新刑乡绅助虐 | 飞来横祸捕役栽赃 | 一五三 |
| 第四十一回 | 巧言动听误入彀中 | 毒手频施冤沉狱底 | 一五六 |
| 第四十二回 | 用心思黑狱尽惊魂 | 动手脚黄泉难瞑目 | 一五九 |
| 第四十三回 | 生僻壤鲲鹏缚翅 | 入圜扉虬虱攒肤 | 一六二 |



楔子

我为什么要做这一部书呢？只因我们中国国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倘要考究到他的利害，实在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列位看官，你道是那一件？我不说破，料想你们是猜不着的，现对列位说了罢。不是别的，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有了事情，别人所不能了的，找到他就可以了。有了冤枉，别人所不能伸的，找到他就可以伸。据此说来，这个官竟是世界上的一件济世利民的好东西，怎么会有苦头给百姓吃呢？孰知大谬不然。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何以见得？说是天下没有好官，从古到今，那些“循吏传”里的人物是那里来的？说是天下有好衙门，除掉本官不要说，试问那些书办、衙役，叫他们靠什么呢？虽说做官有做官的俸银，书差有书差的工食，立法未尝不善，但是到得后来，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书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到了这个分上，要想他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恐怕走遍天涯，如此好人，也找不出一个。

列位看官，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衙门里的人，一个个是饿虎饥鹰，不叫他们敲诈百姓，敲诈那个咧？俗语说的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原是一肩到一肩的。又说是“千里为官只为财”，官不为财，谁肯拿成万银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然而做官的还有钱粮好收，漕米好收，一年到头，也赚得够了，稍些知足的人，还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肮脏钱。至于这些书办、衙役，他们有个口号，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了他们的手，没有一个放过的。唉！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而且还有一句俗语，是你们大家知道的。俗语说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谁是阎王？坐在堂上能打得人，枷得人，那个官儿就是阎王。你看他把惊堂木一拍，好不惊人，不要等到开口，人已被他吓昏了。谁是小鬼？一个衙门里头，小鬼却多得很。头一个原差是无常鬼，票子一到，链条一套，拉了就走，拖了就跑，未曾提审，先往待质所里一送。有钱的只要化上几文，家里的人就准进去探望，商量着替他打点；无钱的只好坐着呆等。所



以这待质所有个外号，叫做“望乡台”。一座衙门里，又有一座“公生明”牌坊，提审的犯人，都要打那底下走过。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生明”！明明是不公不明，拉人到枉死城罢咧。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狱，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唉！上有天堂，下有地狱。阴曹的地狱，虽没人看见，若论阳世的地狱，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所以我说他的利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

正是这个缘故，因此我要做这一部书，把这里头的现象，一一都替他描写出来。虽说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世上做官的人，倘能把我这本小说浏览两遍，稍尽为民父母之心，就使要钱，也不至于如此利害。或者能想个法子，把这害民之事，革除一二端，不要说百姓感激他，就是积点阴德也是好的。

俗语又说：“公门里好修行。”有眼前地狱，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留个大记念与百姓呢！正是：

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

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

做书的本意已经言明，且喜镇日清闲，乐得把我平时所闻所见的的事情，一桩桩的写了出来，说与大众听者。

“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二语说煞。

此书之宗旨，专叙书差瞒上虐下情形，故于官间有怨辞。

然天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彼捐大八成而来者，大抵皆将本求利也。

“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以是见衙门之有损无益。

官是阎罗，官以下皆判官鬼卒，有活阎罗，活鬼判，焉得不有活地狱。

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毕竟殊途同归，是遍天下皆陷阱矣。

考究其利害，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实在情理，并非过激之谈。

“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书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一个是饿虎饥鹰，不叫他们敲诈百姓，敲诈那个？”然则正本清源，当从上司不要钱始。



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话说山西大同府所辖，有一个阳高县，在府东北一百三十余里。山西地方，连年荒旱。其实内地里该钱的人，着实不少。就以阳高而论，虽说是个小小县城，城厢内外，却很有几家富户。不过那里风俗，一向是俭朴惯的，有了钱，没处使用，所以越积越多，这也不在话下。

有一年，东门里有个富户，姓黄名唐。身上捐了一个员外，却不去做，人家都称他为黄员外。他家广有田地。一日佃户来报，他们家的牛，被南村里巫家的佃户牵了去，向他去讨，他非但不肯还牛，而且还把这边的人打了一顿，总要大爷惩治惩治他们，才好出这一口气。当下黄员外听了此言，不禁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连说：“这还了得！”忙问是那个巫家，佃户回说是西门外巫家。

原来这巫家也是一个大财主，现在当家的名唤其仁，身上亦捐了一个同知前程，也是在家纳福。黄、巫二姓，本是世仇，两不相下，就是没有事，两边的人还要寻点事出来，大家争吵两句，那里禁得佃户如此一说，早把黄员外气得按捺不住，连忙把总管黄升唤到，叫他把县前素来做刀笔的刁占桂刁先生请了来家，同他商议。黄升奉命去不多时，便已同了一个人来，瘦黄面孔，满脸烟气，嘴上两撇胡须，一对招风耳朵，鼻梁老光眼镜，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一件油晃晃的蓝布棉袍，上罩一件天青旧呢马褂，不等通报，早已跟了进来。

原来这刁占桂本是个讼棍出身，现在又蒙本县大老爷考取得一名代书，专在县衙前替人家包揽讼事，兼写状词。平时这黄府有事，都是他一人经手，今蒙呼唤，便知是卖买上门，焉有不来之理。当下走进书房，黄员外正在那里老等，一见他到，立刻起身相迎，分宾坐下。未及寒暄，黄员外先说：“了不得！了不得！”刁占桂忙问何事，黄员外便按照佃户的话，又添上些枝叶，说了一遍，请他做个状词，叫家人报告，去告巫家。刁占桂问道：“这边的人，可曾打伤了没有？”黄员外未及开言，佃户抢着回道：“没有打伤。”刁占桂道：“他们打你们，是谁瞧见的呢？”佃户说：“也没有人瞧见，是俺兄弟放的牛，被他们牵了去，俺兄弟去问他讨，他不还，又把俺兄弟打了一顿。俺兄弟赶回来告诉了俺，俺就来告诉大爷的。”刁占

桂道：“你们的牛，怎么就知道是他家牵去的呢？”佃户道：“这也是俺兄弟说的，先生不信，问俺兄弟便知。”当下黄员外便把他兄弟也叫了上来。

他兄弟回说：“我叫王小三。今儿早上，我在田里放牛，一转眼牛就不见了。问问孩子们，都说跟着人家的牛跑到前村里去了。”刁占桂道：“谁家的孩子？”小三回：“是俺家的孩子。”刁占桂道：“你到他家讨牛，到底看见你的牛在他家没有？”小三道：“没有瞧见。”刁占桂道：“你又来，你这件事情一没有证见，二没有受伤，怎么好告人家呢？”黄员外道：“你别管，胡乱做张呈子罢了。从来说小儿嘴里出真言，难道算不得证见么？”刁占桂道：“我的大爷，别的事可以乱来，这告状是不好当玩的。”黄员外道：“难道我的人就被他们白打了一顿不成？好歹你替我想个法子。”刁占桂道：“论理呢，这件事是告不得的。告一回，驳一回，就告上十回，也不会准的。但是府上的事，不比别家，可以为力的地方，做晚的没有不为力的。冤枉他们，也要告他一状，等他吃点苦头，消一消我们大先生的气。”黄员外道：“这是全仗大力的了。”

刁占桂闭了眼睛，坐在那里出了一会神，又颠头播脑，自言自语了一会，又躺下呼呼的一连抽了七八筒的鸦片烟，起来要了碗茶，漱一漱口，桌上有现在的笔砚，拿起来一挥而就。写完之后，递在黄员外手里，嘴里说：“这张状子倘在别人，一定要名世之数，大先生是自家人，格外克己，叨光你两只元宝罢了。”黄员外一心要看那状子，他后来的话，也未曾听清。等到状子看完，刁占桂一手接过，就往身上马褂袋里一放，说：“舍下这两天正在那里打饥荒，没有钱买米，刚要向你大先生通融通融，偏偏遇着此事，恰好一当两便，就请叨光现惠了罢。”黄员外道：“你能保这状子一定打赢官司吗？”刁占桂道：“堂上问过之后，赢不赢在你，那要看你的神通；一张状子进去，准不准却在我。不是做晚的夸口，我自十八岁上到如今，在衙门口一连混了这四十多年，这样事情也不知经过多少，包你批准就是了。照我们同行规矩，原是先润后墨，大先生这里为的是自家人，所以先墨后润。”

黄员外道：“一张状子那里要得许多？”刁占桂道：“看什么事情，要诬告人家，我们耽罪名的，大先生应得多破费两个，也好叫我们沾点光。”黄员外被他缠不过，知道不给银子，他那张状子是断乎不肯拿出来的，只得送了他一只元宝，才换了出来。他嘴里还在那里卖情说：“这是大先生分上，换了别人要五百两，一丝一毫不能少我的。”跟手从怀里掏出戳记来打好，又吩咐抱告家人黄升多少话，叫佃户兄弟小三装了受伤的样子，睡在一扇板门上，叫两个人抬着。又嘱咐小三：“到了堂上，只管哼哼，不要说话，无论问你什么，都不可答应。”小三说：“记得。”他才同了黄升，拿



着状子，一齐到衙门前来。

齐巧这日是放告日期，那位大老爷因为一心想做好官，生怕书差作弊，一早就身穿补服，升坐大堂，自己出来收呈子。黄升得空，便手捧状纸，当堂跪下。就有一个书办走来接过，送上公案。老爷一看，知道他是黄升，便问了一声：“你叫黄升？”黄升答应声“是”，又回一句：“小的黄升。”老爷又把状子看了一遍，知道原告是候选员外黄唐，告的是分省同知巫其仁家佃户，两个俱是本县著名财主，不觉心上毕剥一跳，便问受伤的王小三在那里。黄升禀道：“已经抬在外面，求大老爷验伤，好提人伸冤。”老爷也不理他，便叫王小三上来。堂下的差人，一叠连声的叫王小三。只见两个人拿小三抬了上来，把扇板门放在地下。小三睡在上面不能动弹，只是闭着眼睛，嘴里哼哼叫痛。老爷以为受伤过重，先叫仵作去验，仵作问他伤在那里，他只是哼哼不开口。后来仵作急了，只好动手剥开他的衣裳，浑身验了一遍，一点伤也没有，回报了老爷。老爷不信，又亲自离座下来看了一遍，也是无伤，喝问黄升。黄升急的跪下回说：“他的伤在肚里。”老爷道：“胡说！只有外面受伤，那有肚里受伤的？就是筋骨受伤，外面发青发紫，也总要泛出来的。况且这件事情，既没受伤，又无证见，不是明明诬告吗？”说着，提笔在手，就要批驳不准。便有一个书办，走到值堂的稿案赵门上的身后，拉了他的袖子一把，稿案会意，便使了一个眼色与本官。

这老爷原是聪明不过的，忙缩住了手，不批下去，喝退黄升，叫他下去候批。等到退堂之后，老爷便问稿案：“刚才不叫我批驳那张状子是什么意思？”稿案道：“这话小的不敢说，也不敢不说。小的跟了老爷这许多年，为的是要掏个忠心伺候老爷，况且老爷辛辛苦苦，好容易捞到这个缺，为的是那桩？这张状子，两面都是拿得出几文的，这一批驳，便没得生发了。”老爷一想不错，便说：“依你的意思，怎么样呢？”稿案道：“小的替老爷想。小的最恨他们，这些人顶欢喜打官司，乐得罚他们几文。依小的意思，先叫人去同姓黄的说，本来这状子老爷是不准的，还要办他诬告的罪，现在要准他状子，先叫他报效数千两银子，说是做开学堂的经费。小的想，这姓黄的巴不得老爷准他的状子，这银子一定肯出的。姓黄的银子到手，然后出票子到姓巫的家里拿人。人一拿到，先押起来，再叫人向姓巫的说，本来老爷要重办的，叫他也报效几千两银子的学堂经费，就免他的罪名。小的想，姓巫的到了此时，一心只怕输官司丢脸，这几千银子一定也是肯出的。然后老爷坐堂，当着姓黄的面，随意把姓巫的申饬两句，姓黄的得了脸，再由老爷作主，劝他们一番，叫他们息讼不要打官司，一家具一张结，完案下去。这两家的银子白白到手，老爷又得了好声名，岂不一举两得呢？”老爷听了他话，笑嘻嘻的拈着胡子，想了一会子说：“办是依你办，但是一件，学堂

经费是要造册子报销，不能上腰的，不如说是善堂经费，可以没有查考，似乎稳当些。”稿案道：“学堂也好，善堂也好，随老爷的便罢咧，这是无关出入的。”当时又回了两桩别的公事，然后退了下来，按照所说的话去办。

究竟两家银子曾否全能到手，且听下回分解。

风俗俭朴，有了钱，没处使用，然因构讼而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为健讼之徒作一棒喝。讼棍唆人成讼，可以于中取利，犹药中之引子也。黄员外佃户失牛一案，一未受伤，二无凭证，刁代书明知其不可，而犹为之出力者，利其多金故也。

凡人苟无大冤抑，则宁以息讼为是，以讼终凶故也。黄员外佃户失牛，其事甚小，因听一面之词，遂逞一时之忿，悻悻然倩代书，遣抱告，漫无凭证，捏报受伤，欲入人于罪，而忘其己之先入于罪，卒之授人以柄，耗去多金，何莫非一时之忿以阶之厉哉！故此书不特为官吏铸形，直可为闾阎息讼。

刁代书逐层辨驳，活描讼棍口才，不如此不显其出力，无从敲诈黄员外之五十两头也。观闭了眼睛出神一段，竟使其人跃然纸上。

老爷要批驳，书办拉袖子，稿案递眼色，此辈本通同一气。然非本官有隙可乘，若辈亦不敢胆大至此。

《石头记》李十儿对贾政云：“奴才为着这点忠心儿掩不住，才这么说。”这回赵稿案对阳高县云：“为的是要掏个忠心伺候老爷。”劝主人作弊，而美其词曰“忠心”，凡主人喜作弊者，未有不许其忠也。

赵稿案设计敲两家银子，并教老爷许多方法，可见无才不能做得奴才。

赵稿案欲两家报效学堂经费，老爷云：“不如说是善堂，可以没有查考。”可见近日善堂捐款，无从查考者居多。